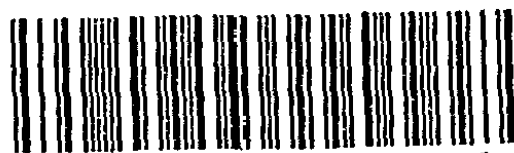


文 學 研 究 會
創 作 叢 書

西 施 及 其 他

顧 一 樵
顧 青 海 著



3 0614 2787 2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854.6

966

2

錄

目

目錄

西施	顧一樵
昭君	顧青海

西施 (四幕劇)

劇中人

西施

吳王夫差

東施

伯嚭(太宰)

浣紗女數人

伍子胥

范蠡

侍衛多人

文種

宮女多人

越王勾踐

越軍衛兵數人

施
越王夫人

顧一樵



42745

第一幕 浣紗女

〔諸賢芋蘿村的浣紗溪邊，有幾個浣紗女在浣紗。她們都是天真爛漫地一邊工作一邊談說着。〕

女甲 東施姊姊，今天怎麼西施妹妹還沒有來？

東施 我那裏知道？

女乙 （刻薄地說）東施姊，你什麼都喜歡學西施妹，今天怎麼不學她晚來呢？

東施 人家家裏有事，我家裏可是沒有事，我又何必學她晚來，白耽擱了浣紗的工作呢？

女丙 （歎息）唉，我們天天浣紗，也浣不出什麼結果來！你們可曾聽見我們大王勾踐打敗仗的消息？

女乙 我亦聽見說，但是至今還沒有見傷兵來，恐怕是謠言吧。

女丙 大王同吳國打仗，我們身爲弱女子，不能盡絲毫的力量，實在也慚愧得很。

東施 那麼我們浣紗女難道真沒有可以盡力的麼？

女乙 有。我們的工作是在傷兵到了以後。

東施 這實在太可憐了。我們沒有法子退外國人，我們只有靜候着男子們在前方打仗的命運。

女甲 我看大家還是各盡其責——打仗是男人的責任。

女丙 那麼女人的責任呢？

女甲 我們的責任便是浣紗。

〔衆搖首表示不贊成，東施默然深思。忽西施攜浣紗輕步上，潛至東施後，以手掩其目。〕

西施及其他

東施 是誰？

西施 你猜。

東施 西施妹，你來了麼？你不是家裏有事麼？

西施 沒有什麼大事。只是前方來了一個人。

女乙 妹妹，想必是你的表哥來了，怪不得來這麼晚？

女甲 是你那范家的表哥回來了麼？幾時吃喜酒了？

西施 不要胡說。是我自己的哥哥回來了。他說前方打了大敗仗，我們的損失很大呢。

女乙 你哥哥沒有受傷麼？

西施 沒有。

女乙 他回來做什麼呢。

西施 他是回來招補充兵的。

女丙 爲什麼到我們村裏再來招兵呢？

西施 因爲我們村裏的人最勇敢最不怕死。

女丙 那麼我們村裏的人在前方可曾打傷麼？

西施 也有不少。對了（向乙），我哥哥說起你那位表哥亦打傷了。

女乙 真的麼？

西施 好姊姊，誰來騙你？有一批傷兵快到了，你們先去照料照料，我洗完了這些紗隨後就來。

〔村中嘈雜聲〕

女乙 噯呀，傷兵到了！

女丙 我們快快去看護吧。

〔乙丙急下〕

女甲 西施妹，你慢慢洗吧，我是早來早洗完。

〔甲下〕

東施 妹妹，我幫你洗，你亦跟她們去好了。

西施 姊姊，你總是幫我洗，謝謝你。

〔西施隨下〕

〔范蠡低首慢步上，瞥見東施。〕

范蠡 姑娘，你就是東施姑娘麼？

東施 請問先生尊姓大名，幾時認識我的？

范 噯呀，五年不見，你竟認不出我來了麼？
小時候我們一起捉迷藏放風箏，你都忘了麼？

東施 原來就是范蠡——范先生麼？

范 東施妹妹，我們不要客氣，你還是叫我范大哥吧。

東 范……范大哥，你爲什麼留起鬍子來！看着多麼老！

范 不是我要留，是我沒有剃。在軍隊裏頭，那有功夫管這些呢？

東 恐怕西施妹妹看見你亦不認得了。

范 （自言自語）她恐怕亦要嫌我老了。——真的，西施妹妹呢？她今天沒有來浣紗麼？

東 她來了又走了。她聽見傷兵到，去照料去了。她浣的紗還在這裏，一會還要來的。

范 東施妹妹，你猜西施妹妹見了我還認得不認得。

東 不認得。你又有鬍子，穿的衣服又同從前不一樣。

范 我想她還認得。你不信，我們打個賭好不好？

東 好，她要認得你算我輸。

范 她要不認得我便算我輸。

東 你輸輸什麼？

范 我輸了你打我手心。

東 我不要，打了西施妹妹要心痛的。范大哥，你猜她真的是看傷兵去的麼？不是，她是去打聽你的信息的。

范 真的？

東 你看她就來了，那不是麼？

范 東施妹妹，我隨便輸什麼都依你，但是你要躲起來不做聲纔算數。

東 哼，你們要講祕密話，我自會走開的。

〔范閃下，西施上〕

東 傷兵來了多少？

西 好幾十個。

東 沒有重傷麼？

西 沒有。

東 打聽到范大哥的信息沒有？

西 誰告訴你我去打聽他的信息的？

東 我猜着的。

西 （含羞點首）

東 他就要回來麼？

西 他們說他有要緊的公事就要路過這裏。

東 好，妹妹，我先回去。范大哥回來了，你可務必要告訴，不好瞞我的。

西 （點首）

〔東施下。西施獨自浣紗出神，范蠡上，故作不相識。〕

范 姑娘，請問這前面可就是苧蘿村？

西 前面正是？請問先生從何處來，有何公幹？

范 我奉范大夫之命，來此送一個信。

西 送信給誰？

范 給一位苧蘿村最美貌的姑娘——西施。

西 那麼范大夫那裏去了呢？

范 范大夫因為忙於公幹，到處尋訪，沒有能來。

西 他到處尋訪些什麼？

范 他在尋訪一個絕色的美人。

西 哼，這樣的公幹？我們越國打了敗仗，難道越王勾踐還要尋美女做妃子麼？

范 沒有的事。越王勾踐已經被吳王撈去了——這是祕密的消息，請姑娘千萬不要

聲張出去。

西 真的，大王擄去了麼？現在怎麼辦呢？

范 後來大夫文種祕密買通了吳國的太宰嚭，說是只要尋一個越國絕色的美女，獻給吳王夫差，包管勾踐大王可以放回來。

西 哦，范大夫要尋越國絕色的美人獻與吳王夫差。

范 所以他到處在忙着尋訪，他要尋到了以後纔可以親自來張望西施姑娘呢。

西 先生，你想想在范大夫心目中，西施可是越國最美的女子？

范 （吃斤量了）自然是，我想范大夫心目中，西施姑娘自然是越國最美的女子。

西 那麼他爲什麼不來找西施姑娘呢？

范 因爲他愛西施，他怎忍捨得把她去獻給吳王！

西 這是國家大事，范大夫怎樣可以爲了私而忘公？

范 天下的人愛了一個女子，誰也是自私的。何況范大夫是怎樣的多情！

西 可是，范大夫可知道西施也是愛國的女子？

范 這個自然。西施不但是美人，而且是英雄。范大夫惟其知道如此，所以纔不敢輕易來見西施！

西 （忽取佩玉給范）先生，這是范大夫給西施定情的寶玉，煩你帶還了他吧。你可以告訴范大夫，西施已經許身報國，他要是不要西施去，他就同寶玉一樣再不要見西施的面了。

范 （吃驚無法，但故作鎮靜）原來就是西施姑娘，失敬敬失。這寶玉萬萬不能代收的。我一定馬上去告訴范大夫，我想他一定會不顧一切成全你的志願的！

〔靜默而嚴肅的空氣中，東施歡笑上。〕

東 西施妹妹，你同范大哥的情話講夠了吧？

西 誰是范大哥？

東 就是他。難道你始終沒認出來麼？

西 哼，我早認出來了，可是我也沒有說穿他。

范 姑娘，范蠡有罪，請你包含原諒。

東 妹妹，我剛纔可真認不得。他倒是怎樣認出來的？

西 你看他那頭巾上的寶石，還不是從前我送他的麼？

東 佩服佩服。

范 慚愧慚愧。

西 范……范大哥，你幾時要到前方去？

范 愈早愈妙。

西 （想起剛纔的一番話，不覺潛然下淚）

西施及其他

東 妹妹，范大哥想必還有軍隊的事情，那亦沒有法子，妹妹不要傷心。
西 姊姊，你不知道，我也跟他去。
東 不要傻，跟他去有什麼用？打完了仗，他自會回來的。
西 姊姊，你可知道我一去不回來了。
東 妹妹，你亦去打吳國麼？我一定跟你去！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辱勾踐

(吳宮的一座殿上。侍衛侍立。太宰獻上，衆作禮。)

侍衛長 參見太宰，有何吩咐！

太宰 今天大主要提越王勾踐同文種來親自審問，你們已經去提了沒有？

侍衛長 已經派人去提，就要來到了。

太宰 你們可要當心侍候。

侍衛長 是！

太宰 還有那越王夫人提了沒有？

侍衛長 沒有提，因為一則怕的是大王不喜歡看見女人，二則太宰沒有吩咐，也許另外

有主意……

太宰 胡說，我有什麼另外主意？你們去一併提她來就是！

侍衛長 是！

〔侍衛長指揮二侍衛下。勾踐文種却已先提到了。勾踐袒胸露臂，忍辱不語，文種却

依然滿腹經綸似的向食部的太宰嚭陪笑着笑臉。〕

文種 太宰在上，囚臣有禮了。

太宰 文大夫，你可知道——（四顧，有人不便多講）

（向侍衛）你們快去打掃宗廟，預備祭祠。

侍衛長 是，遵命。

〔侍衛長率衆下〕

太 文大夫，你可知道大王夫差，今天要親自審問，恐怕凶多吉少呢！

文 那天承太宰指示以後，我們范大夫已經回去物色越國最美的美女獻給大王。太宰這樣的鼎力成全，鄙國情願把全國的珠玉獻給太宰。

太宰 不差，不差，這纔顯得你們的誠意。

〔侍衛長率衆上〕

侍衛長 啓稟太宰，先王宗廟已經打掃好了。

太宰 祭器預備好沒有？

侍衛長 預備好了。

太宰 好，我親自到宗廟去查看一下。你們把這些囚犯且暫押在一邊，小心侍候接大王的駕。

〔太宰語下。侍衛押勾踐文種伏於庭下。吳王夫差上，衆致敬禮。伍子胥隨上。〕

伍 參見大王。

夫差 伍大夫請了。

伍 天佑吳國，仗着大王的神威，把越國的勾踐活捉來了。

夫 伍大夫，這亦仗你的功勞。

伍 大王這許多年來，一心一意爲先王報仇，現在果然達到目的了。

夫 今天我倒要問問勾踐，他服也不服。

伍 哼，他敢不服？

〔太宰嚭上〕

太宰 參見大王。

夫差 怎麼太宰來晚了？

太宰 賤臣早在這裏侍候一回。剛纔打掃先王靈廟去了。

夫差 爲什麼？

太宰 我們敗了越國，捉了勾踐，豈非同先王報了仇？故此特地先去打掃，好等大王去親祭。

夫差 這話有理。太宰真是想得周到。伍大夫，你說對不對？

伍 老臣本來也預備稟告大王的。

夫差 哦，

太宰 伍大人，我們正是英雄所見，不約而同呢。

夫差 勾踐在那裏？

太宰 啓稟大王，勾踐早已伏在階前，謹候王命。

夫差 提上前來。

〔侍衛引勾踐上。勾踐跪伏夫差座前。〕

夫差 下面可是勾踐麼？

勾踐 勾踐見大王。

夫差 哈哈，勾踐，你叫我大王，你亦有今天麼？

勾踐 天棄越國，而有會稽之敗，勾踐德薄能鮮，幸而鋒鏑餘生，得親大王神威，還求大王寬容。

夫差 勾踐從前姑蘇之役，我父王中了你一箭，因而致命，我今天正要報仇，說什麼寬容呢？

伍 先王之仇，不可不報，今天請大王即殺勾踐，以祭先王之靈。

夫差 不差，不差，我們今天便把勾踐活祭先王之靈。

太宰 （見機而說）大王說得有理，我們好容易把勾踐活捉得來，我們正好把勾踐活祭先王。

〔伍便要拔劍來殺勾踐，太宰急阻住。〕

太宰 伍大夫且慢，大王說的是活祭。

伍 什麼叫活祭？活祭不是該把活勾踐殺死了麼？

太宰 殺了便成了死勾踐，還成活祭麼？

伍 胡說！

太宰 是誰胡說，大王說活祭，難道大王胡說麼？大王，伍大夫不待命令，便要擅自用劍殺人，還說大王胡說，這還了得！

伍 奸臣，你是什麼心思？我便要殺你！

太宰 大王救命！

夫差 伍大夫有話好說，不得無禮。

伍 氣死老夫了，我沒有話可說。

夫差 太宰，你可有什麼話說？

太宰 啓稟大王，伍大夫在殿上拔刀相向，還請解除了佩劍，賤臣才敢說話。

夫差 伍大夫，把寶劍收起來吧。

伍 （只得收了寶劍，氣忿不言。）

太宰 謝謝大王，賤臣險些送了命呀！

夫差 太宰，你試說來，怎樣叫做活祭？

太宰 活祭便是把勾踐活活捆起來當作三牲似的獻在先王靈前，叫他活受罪，先王在天之靈，豈不見了亦要好笑了麼？

夫差 哈哈，這倒有趣。

太宰 我們活祭了以後，再把勾踐遊街，讓吳國人民都知道大王的神威，豈不更好？

夫差 這個亦好。伍大夫，你看怎樣？

伍 我還贊成殺了勾踐，把他的頭顱掛在城頭上。

太宰 大王，我看還是活的比死的有趣，否則我們又何必活捉勾踐呢？

死人的頭顱和尸首多着呢！老百姓誰喜歡看？

大王，試想這階前還是橫着一個死尸好呢？還是聽活勾踐跪着求救命的好呢？

夫差 好，勾踐，你要命麼？

勾踐 但憑大王的發落。

夫差 你可肯屈膝稱臣？

勾踐 大王，我已經跪着多時了。

夫差 你的王妃呢？

勾踐 勾踐稱了臣，她們情願做大王的侍婢。

夫差 她們情願服侍我麼？

勾踐 只怕不合大王的使喚。

〔侍衛正提到一同擄來的越王夫人。太宰連忙招呼，押上殿來。〕

太宰 啓稟大王，擄來的越國妃子，亦提來了，請大王過目。

越王夫人 賤妾參見大王。

夫差 越國的女子，究竟縹緲！

太宰 大王可要收她進宮，朝夕侍候？

夫差 這個要不得！我向來宮裏沒有半個女人，我不喜歡同女人在一起！

伍 大王，這女色近不得。什麼勾踐的妃子，那配侍候大王？還是把她捆起來，一同活祭先王！

太宰 好了，祭完了再遊街，好讓他們夫妻共患難，共甘苦。

夫差 好，一同捆起來活祭先王！

伍 啓稟大王。還有撈來的文種，此人足智多謀，同范蠡堪稱越國的英雄人才。依老臣之意，勾踐夫婦自甘居於臣妾，看來無大出息，但是這文種還是先殺了免留後患。

夫差 文種在那裏？

太宰 提文種。

〔侍衛押文種上〕

文 囚臣參見大王。

夫 你可是文種？

文 是的。

夫 你倒底有什麼能耐？

文 這都是伍大夫過分之言。試想小臣被大王活活捉來，還有什麼能耐可說？

夫 文種，你可怕死？

文 小臣同伍大夫一樣的不怕死。

夫 怎樣講？

文 萬一伍大夫觸犯了大王，大主要殺伍大夫，大王試想伍大夫怕不怕？

伍 胡說！該死的賊！

夫 伍大夫，我想你也怕的。

（懷喪不語）

夫 文種，那麼你可肯服從我，爲我出力？

文 越王都願意，我文種什麼人，豈有不願意？只怕伍大夫妒忌我，不讓我忠心於大王！

伍 胡說！還不殺了？

夫 伍大夫，不要着急。我想還是請你殺了他吧。

文 大王在上，賤臣沒有到過貴國，萬一越王得以遊街觀光，賤臣情願跟着瞻仰大國的風度。瞻仰完了以後再死，死也甘心。

夫 差罷了！

太宰 啓稟大王，請大王更了衣到先王靈前致祭。

〔吩咐衆侍衛〕把勾踐夫婦同文種一起押去活祭先王！

〔吳王下，衆隨下。〕

（幕落）

第二景 獻西施

〔吳王外宮。侍者在場。〕

甲 大王自從打了勝仗以後，整天長吁短歎。到像犯了毛病似的？

乙 你猜犯的什麼病？

甲 我不知道。我看沒有什麼病，除非是心病。

四 正是心病。

甲 你說什麼心病？

施 乙 相思病。

甲 大王向來一個妃子都不要，那會害什麼相思病？

乙 你可知道從前爲什麼不要妃子？

甲 爲的怕近女色。

乙 你這話真聰明——這不是等於說你不娶親爲着不要老婆麼？

甲 那麼爲什麼——你說。

乙 爲着要報先王之仇——你不曾聽他說「父仇未滅，何以家爲」麼？

甲 哦，現在滅了越國，殺了勾踐，故此想娶親了。

乙 這自然。人年紀大了想要老婆，正像你餓了想吃飯一樣。

甲 那麼大主要妃子還不容易麼？

乙 大王只是心裏想，可是還沒有說出口來。

甲 太宰嚭最能逢承大王的，爲什麼不挑選些美女送進宮來呢。

乙 聽說正選着呢。

甲 但是大王這兩天的癖氣夠怪僻的，誰來當妃子，正不好侍候呢。

乙 這個你又不懂了。只要大王選中了妃子，那也就容易侍候。那時候大王一喜歡，不
但我們少挨罵，還可以多多的領賞呢。

〔太宰慫引范蠡西施上。西施以披紗遮面，不易辨認。〕

太宰 范大夫，你們在這裏等着，我去稟告大王。

〔太宰欲入，甲阻止。〕

甲 太宰，大王心緒不寧，吩咐不許有人進去。

太宰 我有要事面商，不要緊的。

乙 太宰，這是大王的命令，且待我進去通報一聲，我想太宰正爲大王心緒不甯而來
醫心病的，對不對？

〔乙嘻皮笑臉人〕

甲 太宰，大王害相思病，你可知道？

太 真的，想什麼人？

甲 想一個女子。

太 那一個？

甲 沒有那一個。

太 你不說想一個女子麼？

甲 想隨便那一個。

太 原來如此。

甲 對了，大王想要一個妃子——我們猜。

太 你們怎麼猜着的？

施 西

甲 他告訴我的。

太 是誰？

甲 就是進去通報的那一個。

太 他怎麼曉得？

甲 他亦不曉得。還是我提起了大王坐立不安，長吁短歎，他就說是相思病。太宰，你看對麼？

太 哦！

〔乙上〕

乙 大王宣太宰進內宮。

〔太宰入，甲乙隨下〕

范 （四顧無人，方始開口）西施妹妹，你就要進吳王宮去，你要知道你責任的重大。

西

(略揚開面紗)我爲了越國而犧牲，我總忘不了我對於越國的責任的。

范

好妹妹，你真是女中的豪傑……但是，我從小就要好，我怎能捨得你呀！

西

國破家亡，我們個人的事都談不到了呀。

范

妹妹，我的好妹妹，我怎能忍心把你引到這虎口裏來！

西

(沉思一回，取佩玉交范，意甚堅決)范哥哥，我今以身許越國，在國難沒有挽救以前，我沒有愛你的自由。謝謝你一向愛我的好意，我今只得把你的愛和寶玉送還於你！

范

妹妹！(不肯受玉)

西

請你饒恕我，收了寶玉吧，免得我悲傷心痛。

范

(無法，只得收了)妹妹，我總有一日再把寶玉獻給你。

西

我們後會有期——也許。

范 妹妹，我一定就要來搭救你逃出這個虎口！

西 天下的事誰知道？一切都像是夢境——試想「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有誰能預料呢？

范 噯呀，什麼叫吳宮妃？我的愛人來做吳王的妃子？這不興，我們回去吧，我們一起逃回苧蘿村去呢。

西 哥哥，我叫你一聲好哥哥。我知道你捨不得我，但是我們要記得我們對於越國的責任。

范 （呆着）我們對於……越……國……的……責……任！

西 我的責任是來做吳宮妃，你的責任是幫着越王來燒燬這吳王的宮闕！

范 唉，天呀！我的責任是送了你來又要來搶你回去——何等的矛盾呀！

西 一切的一切，我已經置之度外。你務必要幫着大王深謀遠慮，不要以我爲念，反誤

大事。

范 那麼，妹妹，你千萬要保重，千萬要保重！

〔西施遮好面紗，低首不語。侍者引太宰夫差上。〕

夫 越國的美人呢？

太 范大夫，你可引美人前來。

范 大王在上，范蠡奉勾踐之命，謹獻越國的第一美女子，以謝大王恩典。

夫 美女，你叫什麼名字？

西 西施。

夫 哦，西施。好清雅的一個名字！

西 施，你爲什麼不抬起頭來？

西 大王虎威，小妾不敢抬頭。

施 四

夫 不要緊，你抬起頭來。

〔西施抬起頭來，但披紗未去。〕

夫 爲什麼頭上罩了披紗？

西 君王被擄，臣妾沒有顏面來見大王。

夫 太宰，勾踐還沒放走麼？

太 聽大王吩咐，馬上放就是了。

〔侍者奉命下〕

夫 西施美人，勾踐放了，你可去了面紗。

〔西施去紗〕

夫 好一個美人！美人，你可肯當我的妃子？

西 賤妾只來做一個侍婢，怎敢望奉承大王的恩澤。

夫 好好，你就做我的妃子。我夫差是英雄，也配得上你這個美人！
太 大王，請進宮赴宴吧，下臣已經另外選定二十個宮女侍候妃子。
夫 好好。

〔夫差挾西施入內宮。范蠡眼巴巴望着她走。〕

太 范大夫，你們越國怎樣出這許多美女？

范 （仍不忘情於西施）越國的許多美女，誰也不及西施。
太 哦。

范 越國的女子要是美貌的，我們形容她像西施，她簡直是美人的模型。

太 那麼照這個模型的美人，你還可以找一個麼？

范 太宰，你亦喜歡美女麼？

太 自然。

范 我還帶得一個美女，叫做東施，本要獻與太宰。

太 這太客氣了。你們給我那麼許多金珠，還要獻美女做什麼？

范 越王勾踐同文大夫，全仗太宰搭救，我們全越國都報答不盡。

太 范大夫，那麼你就去領那個美女到我家去吧。

范 太宰，請你務必就去放了勾踐和文種，我就馬上領美女來見你。

太 這個剛纔已經吩咐過，我再去親自照料一下。但你亦務必快快到來！

〔太宰下〕

范 好吧，我范蠡一不做，二不休，獻了西施，又獻東施！

〔范蠡悵望着內宮，黯然神傷。〕

（幕落）

第三幕 醉西施

〔西施橫臥榻上。榻後有幔，打開時露出半座涼亭，便是醉西施的場所。〕

宮女 娘娘，你心痛好些沒有？

西施 仍舊不見好。

宮女 這是什麼緣故？

西 這是舊病。

宮女 莫非是心病？

西 是的。

宮女 我看你痛起來捧了心，像是怕心要落出來似的。

西 簡直像要挖出心來似的。

宮女 娘娘進了宮，大王待娘娘這般恩愛，爲什麼娘娘還是不快活？

西 這就是因爲我命苦。

〔說着好像又要心痛起來，宮女忙了一陣，好不容易沒有發作〕

宮女 娘娘，快快不要想什麼心事，多多休息一回吧。今天娘娘生日，大王等一會要來同娘娘吃酒呢。

〔西靜臥。忽報太宰夫人上，來者不是別人，便是東施。〕

宮女 啓稟娘娘，太宰夫人來拜壽。

西 請進來。

〔東施上，作禮甚恭。〕

東 娘娘千歲！

西 罷了。

施 西

東 娘娘玉體可好？

西 舊病還是不斷根，真沒有法子。你看我今天頭髮還沒有梳，衣服還沒有換，大王一會可就要來了。（向宮女）太宰夫人在這裏陪我很好，你去整理我的衣服，預備我來梳妝。

〔宮女下〕

西 東施姊姊，有什麼消息沒有？

東 我就是來報告好消息的。

西 范大哥這幾天不知怎樣了？他纔冤呢，他送我們來，倒變了自投羅網。

東 這全是伍子胥不好。太宰把越王同文種放了，伍子胥偏不答應，要把范大哥扣下來做抵押。

西 （鄭重地問）姊姊，那天我們商量的事成功沒有？

東 你猜。

西 恐怕難以成功吧。

東 哼，成功了。

西 唉，范大哥真的放了？

東 真的。太宰趁着你今天生日，奏明吳王，已經把范大哥放了。

西 伍子胥可曉得麼？

東 自然不曉得。

西 他曉得了恐怕還有麻煩呢。

東 所以范大哥臨走一再囑咐我，叫我們務必要商量對付這伍老頭纔好。

西 姊姊，你臨走見到范大哥麼？

東 他先到了我家，太宰再派人護送他出去的。他臨走叫我把這塊寶玉帶給你，（取

寶玉授西施）他說他的心亦隨着寶玉交給你了。

〔西施接玉，潛然深思。〕

〔宮女上〕

宮女 請娘娘更衣。

西 太宰夫人，你來幫我更衣吧。

〔西施東施下。宮女整理好榻牀，打開幔來，佈置得十分華美。〕

〔夫差上〕

夫差 我的妃子呢？

宮女 大王，娘娘更衣去了。

夫差 哦，妃子在打扮？她用不着打扮就夠美了。

宮女 娘娘換了衣服要同大王來拜壽呢。

夫 差 她今天生日，我應該同她拜壽，怎麼她反要同我拜壽呢？

宮女 娘娘說這是規矩。

夫 哦，這麼懂規矩！

〔太宰話上〕

太 大王在上，下臣特來拜壽。（作禮）

夫 太宰，這又是什麼規矩？妃子生日，你怎麼不同妃子拜壽而向我拜壽呢？

太 自然先向大王拜壽，再向娘娘拜壽。大王萬歲，娘娘千歲，都是福壽無疆的。但是沒有大王的福氣，那裏會有娘娘呢？

夫 哦！我要是萬歲，她是千歲，那不興。我們要常在一起的，我情願千歲吧。我們要活在一起死在一起！

太 大王愛民如子，現在可算愛娘娘如自己，豈非千古美談？

西施及其他

〔西施東施上〕

西 願大王萬歲萬萬歲。

夫 妃子，我萬歲你也萬歲。

西 不敢當。

〔太宰偕東施向夫差作禮〕

太 （介紹東施）大王，賤妾參見。

東 願大王萬歲萬萬歲。

〔太宰東施同向西施作禮〕

太 願娘娘千歲千千歲。

夫 娘娘千歲，那我亦千歲好了。

東 願娘娘萬福萬萬福。

夫 好，萬福同萬歲差不多，一個是壽高，一個是福氣大。

〔說着宴席已經擺好，東施獻桃，太宰敬酒〕

太 謹獻仙桃千枚，美酒百罍，爲大王娘娘上壽。

東 願大王娘娘齊眉到老。

太 願大王娘娘福壽無疆。

〔太差西施飲，太宰東施陪飲一杯〕

〔夫差高興萬分，自爲西施斟一杯〕

夫 我的美人，我今敬你第一杯，趁這良辰美景，我們要痛飲個醉！

〔西飲，夫亦飲〕

太 大王，娘娘，賤臣和賤妾告辭了。

請大王娘娘盡量痛飲吧。

西施及其他

〔太宰欲下，但東施仍遲遲不行，目注西施，似有所囑。忽侍衛來報伍子胥求見，太宰就決心暫時不走了。〕

侍衛 大王，伍大夫一定要進來見大王！

夫 伍子胥這人，太不懂事。今天娘娘壽辰，他亦不來拜壽？

西 誰要他這老頭兒來？

夫 討厭東西，不見！

〔侍衛下〕

太 大王，伍大夫也許有機密事報告呢？

夫 他那會有什麼機密事？

太 （帶譏諷說）大王，可知道伍大夫已經同齊國有了秘密的關係！

夫 什麼？

太 伍大夫私通了齊國！

夫 真的有什麼證據？

太 他的兒子已經屬於齊鮑氏了。

夫 伍子胥，伍子胥，我待你不差，你怎麼這樣忘恩負義？

太 大王，你試想他忍心把父兄都不顧，還能顧大王麼？

〔侍衛匆忙上〕

侍 啓稟大王，伍子胥在外面打了侍臣，竟要衝進宮來。

夫 這還了得！

侍 大王，伍大夫口口聲聲說大王不該放了范蠡，要問大王要人呢。

夫 哦，范蠡放了，他還要人？

〔東施牽西施衣，西施會意，便哭哭啼啼撒起嬌來。〕

西 (泣說) 范大夫送賤妾來獻與大王，大王反把范大夫捉了起來，豈非反而罰了有

功之人？

夫 這全是伍子胥的主張。

西 那麼你是大王，難道是讓伍子胥作主的麼？

(又一侍衛上)

侍 啓稟大王，伍大夫衝進內宮門了。

西 還不捆起來？

夫 捆起來！

(西施取夫差佩劍交太宰)

西 太宰，你去賜給伍大夫

夫 且慢。

西 大王要捨不得這寶劍，就請賜給賤妾好了。

夫 (向太宰) 好，算了，快去吧！

〔太宰及東施攜寶劍下。侍衛隨下。夫差呆着一會。西施揮宮女下。〕

西 英武的大王，我敬你一杯。

夫 我亦敬你一杯。

西 大王，你真愛我麼？

夫 我真心的愛你。

西 大王，你愛我就再喝一杯。

夫 妃子，你也喝。我要看我的醉西施。

西 大王，我從來不會喝酒，但是今天我覺得不能不陪大王多喝一杯。

夫 我的美人，你喝了酒真美，你喝醉了還要美。

西 大王。我今夜也願意醉。我自從來到這裏，醒的時候，總是心痛，只有醉了我纔忘懷

了一切。

夫 你醉了可還記得我？

西 我醉了就是爲你。

〔西施飲盡復飲，夫差陪之。〕

西 大王，我醉了。

夫 你爲了我而醉，那麼你真愛我麼？

西 大王，我醉了就不能不愛你。

夫 妃子！

西 大王，你待我的真情厚意，我一向都知道。但是，你要原諒我是一個越國的女子。

夫 西施，我的西施，你不是越國的女子，你亦不是吳王的妃子，你只是天下的美人，萬

古的美人。

西 我也願意忘了我是越國的女子。但是，我更願意你不是吳國的國王。

夫 西施，我爲了你可以不做吳國的國王！西施，我只是夫差，你叫我夫差！

西 夫差！

〔宮女攜寶劍上，劍上鮮血淋漓。〕

夫 （接劍，呆着出神）

西 再喝一杯酒吧。

夫 （一飲盡，仍然不語）

宮女 啓稟大王，伍大夫死了。

夫 死了便怎樣？

宮女 死了還要挖了眼睛放在東門上。

夫 做什麼？

宮女 看着越國來亡吳國——他臨死說。

夫 哼，吳國會亡？我就不要吳國，便怎樣？

〔夫持劍舞弄，宮女驚下〕

西 這劍上還有血腥氣，我怕。

夫 怕什麼？我的西施，你喝酒就好了。

西 怎麼這酒亦有血腥氣……唉，這是血，我不喝！

夫 西施，你醉了。

西 夫差，誰殺了人，酒都成了血了！

夫 西施，你喝。

〔夫強西飲，西若癡若醉。夫差疑西已醉，擁西入懷，乘勢欲吻，忽得寶玉。〕

施

西

夫 這是什麼寶玉？

西 這是我的心。

夫 （攪寶玉，用劍切爲兩片）好極了，這寶玉便是我們的心。你留這一半，我留這一半，我們從此以後，永遠的地久天長不變心。

西 噯呀，我的心碎了！

〔忽西捧着心痛，夫差無法，極力救護。〕

夫 西施，讓我的愛來補你的心。

西 夫差，你要犧牲了一切來愛我。

夫 西施，我已經準備着犧牲一切了。但是，西施，你也要愛我！

西 夫差，我喝醉了酒。

夫 西施，你沒有喝醉酒，你我只是沉醉在濃郁的愛情裏。

第四幕

(幕落)

第一景 勾踐誓師

〔越國軍營中，二衛兵在場。〕

〔衆鄉女蜂擁上，內中有好幾個認得出是浣紗溪的浣紗女，連那主張守本分的亦來了。〕

女乙 (問) 勾踐大王呢？

衛兵甲 他種田去了。

女甲 真的？種田自有農人去種，他是大王，爲什麼自己去種呢？

衛兵乙 你們不知道，大王自從回來以後，什麼苦工都肯做，他說不種田便沒有吃飯的資格。

女乙 哦，大王自己種田，種了田爲的好吃飯。

女甲 但是，大王是一國之君，他應該顧着一國的事情，那纔是他的本分。

衛兵甲 誰說大王不管一國的事，我們不久就要出兵去報仇了。

女甲 那麼種田有什麼用？

衛兵乙 你們不知道——種田爲的練習吃苦。

衛兵甲 大王無時不惦念着報仇雪恥，他自己一刻亦不讓自己舒服——他臥的是薪，
管的是膽！

衆女 真的好一個臥薪嘗膽的大王！

女乙 我們可以進來見大王夫人麼？

衛兵乙 自然可以，你們要見大王亦可以。

女甲 大王夫人呢？

衛兵甲 夫人在織布。

女乙 哦，我們浣的紗，夫人在織。

女甲 你看夫人真是懂得自己的本分。我一向主張我們的本分是浣紗，你們却勸我要來向大王請願出兵報仇，我看我們還是回去浣沙吧。

〔夫人攜織好的布上〕

夫人 諸位姊妹們，是不是送紗來的？

女甲 （老實答）不是。

夫人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把浣好的紗送來呢？

女乙 （機變的答）紗沒有帶來，我們先來打聽夫人要多少紗的。

夫人 有多少收多少，我們的軍隊都會織布的。

女甲 真的，軍人怎麼亦織布？打仗纔是他們的本分。

夫人 軍人的天職是打仗。但是他們也應該生產，至少他們應該供給自己。所以現在一部分軍人織布，一部分軍人還種田。

女乙 哦，軍人亦種田，亦織布，種了田有飯吃，織了布有衣穿。

女甲 哦，夫人教織布，大王領着種田。

夫人 這就叫做「十年生聚」。

女乙 那麼軍人打仗的訓練呢？

夫人 軍人的訓練，你們總以為是不容易吧？其實說來亦很簡單：他們第一訓練的是「愛國心」，第二訓練的是「不怕死」，第三訓練的是「服從命令」，第四纔是「練習武藝」。

女甲 這倒亦不容易，恐怕亦要十年功夫吧。

夫人 不差，這纔是「十年教訓」。

女乙 這「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計畫好極了。但是，軍人這樣，我們老百姓怎樣呢？

夫人 軍人向來不生產，我們要他們於訓練之外，還要生產。老百姓向來是生產的，我們要他們於生產之外，還受訓練。

女甲 哦，我們浣了紗之外，還應該受訓練。

女乙 夫人，可是大王爲什麼不派人來訓練我們？

夫人 誰說沒有訓練你們，你們受了訓練不知道罷了，因爲訓練老百姓的事情，不像訓練軍隊一樣。要是不知不覺的練習他們，功效最是顯著，要是口口聲聲嚷着訓練民衆，民衆反而不受訓練了。

女甲 那麼請問我們所受的訓練呢？

夫人 你們都不過是浣紗的女子，向來守着本分浣紗，現在爲什麼跑到這裏來呢？

女乙 因爲我們覺得，越國的存亡，我們都有責任！

夫人 這便是「愛國」的心。人真有了愛國心，便不怕死，不怕死了，便肯跟着別人去死，肯跟着別人死的人，纔有膽量殺死敵人。

女甲 夫人，我們不怕死，我們情願跟着夫人去殺敵。

夫人 哈哈，姊妹們，你們的訓練已經將要完成，你們只是不會殺人罷了。

女乙 誰說的？我們自己練習了射箭。

夫人 誰教你們練的？

女甲 我們自己想練的。

夫人 怎麼想着的？

女乙 那年苧蘿村裏來了退伍的老兵，他們講起從前大王在姑蘇打仗的時候，一箭射

中了吳王闔廬。後來我們就想練了射箭，將來亦可以射得中我們的仇敵——吳王夫差。恰巧退伍的老兵帶着些陳舊的弓箭，我們就都練會了。

女甲 起初我也不贊成學射箭，因為學武不是我們的本分。後來試了幾次，倒覺比浣紗有趣得多，我們都趕忙着洗完了紗就射箭，現在苧蘿村的女子個個都會了。

夫人 你們可知道全越國的女子都會了？

女甲 不知道。

女乙 那是誰教的呢？

夫人 沒有人教，只是許多退伍的老兵到處講故事罷了。

女甲 那麼，全越國的男子呢？

夫人 你們知道麼？他們全會打仗了。

女乙 那不知道。

夫人 他們看見你們射箭，他們自然亦學了射箭。試想一個男子，他可以射箭還不如女子麼？只是你們練的時候，他們不好意思來練，你們不練的時候，他們就偷偷的練習罷了。

女甲 哼，他們男子一天到晚種田，那有功夫？

夫人 你們不知道，種田那要整天的種？從太陽出來到太陽落山，他們儘有功夫打拳，要刀和射箭！

女乙 真的？有這麼許多秘密？

夫人 祕密，沒有法子！一個國家要報仇，最忌的是只顧口頭嚷，不做實在的功夫。結果別人防備好了，你還沒有一點準備，必致於吃大虧。所以，我們的生聚教訓，又怎樣可以讓吳國知道呢？（向衆女）好，你們不信跟我來，看軍人在織布，農夫在舞劍。

衆女 夫人，你亦看看女人會射箭。

〔衆女隨夫人下。〕

〔勾踐荷鋤攜劍上。衛兵作禮後，勾踐拔劍立。〕

衛兵甲 勾踐，你忘了會稽之恥沒有？

勾踐 沒有！

衛兵乙 你忘了報仇沒有？

勾踐 沒有！

〔問答完後，勾踐躺在薪上嘗起膽來。〕

〔文種上〕

文種 啓稟大王，外面隊伍預備好了，等候大王檢閱。

勾踐 文大夫，你看我們閱了兵就可以誓師麼？

文 我們新近向吳國報荒借糧，吳王居然答應，我若出兵，他們一定不防備的。

勾 他們吳國別人都不怕，怕只怕那伍子胥。

文 可惜范大夫還被伍子胥扣在吳國，要是范大夫回來，亦還抵得過伍子胥啊。

〔外面軍樂聲，勾踐志已決。〕

勾 文大夫，機會不可失，我們去誓師吧。我們這次要破釜沉舟，不滅吳國誓不回！

〔忽范蠡風塵僕僕上〕

范 大王！

勾 范大夫，你怎樣逃回來的？

范 太宰嚭趁西施生日把我放回來的。

文 難道伍子胥沒有攔阻麼？

范 他沒有攔阻成功，他恐怕已經死了。

文 什麼？伍子胥怎麼會死？

范 唉，這都是西施的功勞。

勾 西施真是越國最難得的女子，爲了國家她犧牲了整個的一切。范大夫想當年我們被吳王俘虜了去，險些送了性命，全仗着你獻了西施，我們纔有今朝。

文 伍子胥死了，范大夫又回來了，真是天助越國啊。

勾 范大夫，我們今天誓師，你來得正好。

〔勾踐正欲偕范蠡文種下，外面人聲嘈雜，擁來一羣女子，爲首的正是苧蘿村的浣紗女。〕

女甲 范大哥，你怎麼獨自回來了？

女乙 西施妹妹呢？怎麼沒有回來？

女丙 范大哥，你怎樣把西施妹妹拋棄在吳國？

〔范一時無以應。勾踐在旁亦莫明其妙。〕

范 諸位妹妹，這是我們的勾踐大王！

〔衆女作禮後，卽搶着亂問〕

女甲 大王，我們西施妹妹爲你到吳國去，你自己回來了就不管她了麼？

女乙 大王，你練好了兵幾時去迎接西施妹妹回來？

女丙 大王，你要是英雄，你就快去救西施回來。

勾 諸位可知道我們今天檢閱軍隊麼？

女甲 檢閱軍隊只是自己擺樣子，有什麼用？

勾踐 我們今天誓師，明天就去打吳國！

衆女 好英雄的大王！

女甲 （向范）范大哥，你亦去打麼？

范 大王，我願意打先鋒。

衆女 好英雄的范大哥！

勾踐 好，范大夫你打先鋒，我打中軍，文大夫你在後方接應。

衆女 大王，好神武的大王，我們亦要跟大王去迎接西施回來。

〔外面軍樂聲。勾踐率衆去誓師下。〕

（幕落）

第二景 夫差殉國

〔夫差西施在場。夫差病了，躺在榻上，西施撫摩慰之。少頃，宮女來進藥，西施親自照料着。〕

西 大王，你現在吃了藥，可覺得舒服一點？

夫 好一點，我想我的病沒有什麼要緊。

西 大王，你有一點不舒服我就愁，你有一點不快活我就不快活。

施 西

夫 西施，我的妃子，你同我在一起，我總是快活的。

西 大王，你是無愁天子。

夫 我什麼都不愁，只要你向我笑。

西 (笑)

夫 好妃子，你笑得我心裏都快活。

西 大王，我要問你一句話，你肯回答麼？

夫 隨便什麼話，我都回答你。

西 大王，你爲了愛，願意犧牲一切麼？

夫 我願意犧牲一切來愛你。

西 你不後悔麼？

夫 不後悔。

西 那麼世俗的人要是罵你「不愛江山愛美人」便怎樣呢？

夫 （聽了覺得奇特，忽起疑問）西施，你爲什麼說這個話？
西 我只是隨便問。

夫 自從越王勾踐被擄以後，越國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我夫差的威名已經人人都曉得。近來我北會諸侯於黃池，便快要得到霸王的地位，我還怕江山不穩麼？

西 大王，你北會諸侯於黃池，實在太辛苦了。

夫 西施，你願意不願意我做一個霸王？

西 大王，我只要你做一個英雄。

夫 我做了霸王爲的是要保全周室，並不是爲着要併吞各國。

西 那亦是一番好意，只恐怕勞師遠征，太危險了。

夫 危險什麼？魯齊我不怕，秦晉亦不在乎！

西 難道沒有別國麼？

夫 都說不上同我打！

西 (猶疑一回，還是說了) 越國難道不會報仇麼？

夫 (並不覺得嚴重) 越國有什麼仇可報？你嫁了我，不是吳越便是一家了麼？

西 大王，萬一越國派兵來打，便怎樣？

夫 這沒有的話。越國今年大荒，新近纔向吳國來借糧，怎麼會來打吳國呢？

西 (決心說) 大王，恕賤妾直說，借糧報荒是他們的計策，越國的兵已經在打來了。只

因為大王不舒服，沒有敢早報告……

夫 真的不會？

西 大王，你聽外面廝殺聲，越兵恐怕已到城下了。

夫 (勉強鎮靜) 不要緊，待我派大將去抵禦。噯呀，伍子胥那老將，可惜不在了！

西施及其他

西 大王，我們一起跑了吧？

夫 這什麼話？我是吳國的國王——你應當知道！

西 大王，那麼派太宰嚭去打仗，好不好！

夫 哼，他那裏打得了？還是我自己去吧。

〔侍衛雜上，形狀慌張，但又不敢報告。〕

夫 拿我的戰袍來！

西 大王，你病體未愈，怎樣可以去打仗呢！

〔侍衛取戰袍上〕

夫 西施，爲我穿上戰時衣，你應當愛我是一個戰士。

〔西施爲夫差加袍〕

西 大王，你腰圍消瘦了不少了。

夫 夫差瘦些不要緊，只要有寶劍，還可以殺敵。

寶劍來！

西 （取寶劍呈上）大王，這是我們剖玉定情的寶劍。

夫 西施，我去殺了勾踐就回來！

〔夫差下〕

〔宮女驚惶上〕

宮女 娘娘，不好了，越國兵已經衝進城來了，我們快走吧。

西 那麼大王呢？你們快去尋他回來，我一定要守在這裏等他的。

〔宮女下，外面喊殺聲。〕

〔東施上，身染血迹。〕

東 妹妹，我殺了太宰嚭，我是爲吳國除了一個奸臣。

西施及其他

西 越國兵真殺進城了麼？

東 真的。

西 誰打的先鋒？

東 你猜。

西 我不知道。

東 就是范大哥。妹妹，范大哥果然來得快——爲的是你！

西 噯呀，范大哥真來了麼？

東 妹妹，你且在這裏等着，我去領范大哥來。

〔東施下〕

〔衆抬夫差上，西施急爲夫差裹傷。〕

西 噯呀，大王，你受傷了？

夫 西施，你快跑吧。我同范蠡打了幾個回合，我總於打不過他，他口口聲聲要我還他的西施！

西 大王，我是你的。

夫 西施，你真愛我麼？

西 大王，我愛你，但是我愛你愛得太晚了。

夫 愛永遠不會嫌晚，你愛我就夠了。

西 大王，你不恨我麼？你不後悔麼？你爲我放了勾踐，你爲我殺了伍子胥！

夫 一切的一切都不要管了，一切都抵不過你的愛。

西 大王，你太愛我了！

夫 西施，我的美人，你要記得夫差是英雄，夫差是戰而死的。

西 大王。

他 其 及 施 四

夫 西施。

西 英武的大王，你是英雄！

夫 英雄愛美人——

西 美人愛英雄——

夫 西施，你是愛英雄的美人——

西 夫差，你是愛美人的英雄！

夫 西施，讓我看著你，我死了亦要永遠記著你的美。

西 （哭）大王。

夫 西施，你笑，我要永遠看見你的笑容。

西 （強笑）

夫 夫差爲了西施死了。

〔夫差略扎掙，氣絕。西施撫尸痛哭。忽取佩劍自刎。〕

西 夫差，西施亦爲你而死了。

〔西施倒地，死。〕

〔范蠡勿忙上，一路喊着。〕

范 西施，我的西施！

〔范蠡尋見了西施，驚慌萬分，但已無法可救。〕

范 噯呀，這是西施，可憐爲國犧牲的美人，終於遭了夫差的毒手。唉，這是我們定情的寶玉。噯呀，怎麼只有一半了呢？

〔范蠡又找到了夫差的死尸〕

范 夫差，你亦在這裏？你爲什麼害死了我的西施？

〔東施上〕

西施及其他

東 范 東

范大哥，西施妹妹呢？

夫差死了，西施亦死了。

可憐西施妹妹，她救了越國，犧牲了自己！

〔軍樂聲，歡呼聲，「越國萬歲」聲〕

（幕落）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四日再稿

昭君 (三幕劇)

顧青海

劇中人

大漢皇帝(五十餘歲)

可汗(二十七八歲)

大漢皇太子(二十餘歲)

左賢王(四十餘歲)

牛宰相(四十餘歲)

班小子

馬將軍(三十餘歲)

葛根

毛延壽(三十餘歲)(浪子)

二胡兵

宮監二

王昭君

韓飛瓊

昭君

碧玉

二宮女

第一幕 漢宮深處 早晨

〔宮中書齋，右方爲繪畫用各種陳設，乃毛延壽畫宮中美人之地，左方設一龍几，乃漢帝臨幸時起坐者。堂中陳設極其華麗柔軟，舉止無聲。幕啓時窗簾緊閉，金燭高燒。〕

毛

（來回的走着）（忽躺在龍几上欠伸）啊……

碧

（從右門啓簾暗上）（走至毛側忽急撲毛身上，雙手掩其目，吻之）

毛

（驚惶，欲起不得）是誰？別胡鬧！

碧

（淫笑）好哥哥，是碧玉。

毛 (攔碧) 你這小狐狸精，駭我一跳。大清早起，不好好兒躺着，是幹嗎的？

碧 一個人躺着，怪沒有意思。(恨) 你祇許我晚上來，就不許我白天來。

毛 起來，起來。要皇上看見了，沒有命。

碧 你的命，早在我這小手兒裏頭。皇太子的命都在我小手兒裏頭。

毛 (驚)(一會) 好妹妹，你的命呢？

碧 也在我這小手兒裏頭。

毛 讓我起來畫畫。

碧 我的畫，幾時完了？

毛 早着呢，別打麻煩。

碧 給我看看。

毛 (從一堆像裏抽出一張) 這兒。

碧

(看，又對鏡子自看) 不像，不美。
你，究竟有多美？

毛

昭君是十二分的美，韓飛瓊，就算她十一分罷，可是老了，我也得算十分美。況且我有十二分的浪。祇要皇上見我一次，包你他以後離不了我。昭君呢，連一分浪勁兒也沒有。

碧

毛
(苦笑) 你說，我畫你畫得不美？(又拍出一張) 你看看，這個，可美不美。是一分呢，還是十二分？

毛

碧
(細視，忽大笑) 啊呀，這連給我洗澡的丫頭，也比不上。好哥哥，告訴我這是誰？

毛

(指旁邊小字) 這是王昭君。

碧

胡說，這，這不是王昭君。

毛

這是王昭君。

碧 難道你欺我沒有看見過王昭君？

毛 告訴你罷，小妹妹，這就是王昭君！皇上眼睛裏能看見的就是這一張王昭君。王昭君，可一輩子看不見皇上了！哈，王昭君，她在我面前，還要裝着莊重的面子！貞操小寶，宮裏頭還用着貞操？有半分的顏色，給我（拍胸）毛延壽一分的好處，一分的受用，我能替她畫上三分的美！要不然，別想能看見皇上。

碧 那麼，（撫自己的身子）我那個地方，沒有給你受用了？你還不畫我十二分。

毛 好妹妹。（抱碧玉）因為我喜歡你，太喜歡你，捨不得你，不願意皇上把你搶去！

碧 （央求）你好好的給我畫罷！（妖嬌）畫得我格外十二分的好看。回頭我做妃子，你還沒有宰相的分兒麼？

毛 得了罷。當年，韓飛瓊，還不是同我這樣講着？現在她，做了妃子，連正眼也不瞧我呢。況且，（低聲）難道我就沒有皇上漂亮？（摸摸）那一把鬍子，幾根瘦骨頭。

碧

不是怎麼講的。我們有幾分顏色，抓進宮裏頭來了，就得做一個好買賣。我要的是權，是勢；能壓倒旁的女人。有了權勢，再同你玩兒玩兒的。況且，皇上不漂亮，皇太子可漂亮呢？那一副小白臉兒。

毛

你真沒有良心。

碧

誰沒有良心。你才沒有良心！（拿起昭君的像）這樣埋沒人！天知道！天報應。

毛

我埋沒她？王昭君！她才不識抬舉！她一來，我倒想給她好好的畫。我也沒有叫她陪我睡覺；我也沒有迫她同我親嘴。我就想拿她的小手兒聞一聞。露霜，就給我一個耳瓜子！

碧

哈哈，你亦碰上了，

毛

碰上了？我也叫她一輩子害單思病！

（台後報「皇上來了」，毛急滅燭，放開窗簾，陽光射入。）

〔碧玉隱於右門簾後〕

〔漢帝扶飛瓊入，帶咳曲腰，乃酒色過度者，飛瓊盛裝，輕佻體快〕

〔太監二人隨上〕

皇 (咳著，坐几上) 嘿，這叫做活一輩子過日子？今天同明天一樣，明天又同昨天一樣。

左也是這小太監，右也是這小太監！

陛下，白天一樣，晚上可不一樣呢！

皇 飛 嘿，我正想講嘅！前晚也是你，昨晚也是你，今晚恐怕又是你！難道我大大的——一個皇帝，就有一個你不成？

〔太監左右目視而笑〕

皇 飛 (假的落淚) 陛下難道竟沒有一點點情分？

情分？我的情分早同我的年青一塊兒去了，(忽又變) 好孩子，我是講着玩的，別生

氣老毛！

是陛下。

有什麼新玩意兒？拿幾個來瞧瞧。（咳

是，（取十幾張畫上）

毛 皇 毛 皇

（翻畫）嘿，這都是一個樣子！咳！不過是兩條眉毛，一雙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滿臉的胭脂和粉。（取一張與飛瓊對照搖頭）不興，不興。嘿，一代不如一代！（飛瓊湊近看畫）

嘿，老毛，再要都是這樣，沒有好玩意兒，我不用你畫了！

是，陛下！像妃子這樣的，真是叫「佳人難再得」呀！

（苦笑）多謝你的好心眼兒！（翻畫）（笑）陛下，你瞧這一張多美！哈……

（急從飛手奪畫）（半晌）哈……那裏撥出來的毛丫頭，小猴子兒。哈……（忽正顏向

小太監）小二，你這混帳東西。這（指畫，擲於地）不是你弄進宮來的寶貝？

小 (跪下拾畫看，忍笑) 回陛下，小的沒有弄這麼一個女子進來；許是老三弄的！

皇 老三？(大叫) 老三，老三。他那裏去了！

小 陛下，他病了，小的去問他。這娘們叫什麼名字呢？

皇 這不寫上了？你亦沒瞎眼，她叫王，王昭君。嘿，王昭君，哈……

飛 哈……

小 王昭君，唔，王昭君。小的倒是帶進來一個叫王昭君的。(看毛) 可是不像呢？哇，我知道了。回陛下，她，她許是出了天花了！

(又一太監掩口而笑，小二目止之，毛旁若無事。)

嘿，她出了天花，難道還要我養老？給她養老？

是，是，

(氣) 胡說！

小 是，是，

皇 咳，毛先生哪，這真叫做「佳人難再得」呀！飛瓊，你來坐近些，再坐近些！這一下，你可放心了罷！

飛 (弄王之鬚) 陛下愛我，我愛陛下；陛下不愛我，我亦愛陛下。

皇 (禁不住得意的笑) 得得。別哄我，別哄我，全都知道！(忽見桌上未畫完的一張) 老毛，給我拿過來瞧瞧。

毛 是(呈上)還沒有畫完的！

皇 (細視，同飛瓊對照) 雖然沒有畫完，倒也別有風味，新鮮的玩意兒！老毛，她叫什麼！

毛 碧玉！

皇 名字也好聽；她住第幾宮？

毛 一會兒就給陛下打聽去。亦許她今天還來畫。

皇 (忽然正容) 老毛,以後要再有這樣女子,你就不用畫。就得快快的送來就完啦,嘿,

你想想,我那兒等得!

小 回陛下,牛宰相要見!

皇 混蛋,我話還沒有講完呢,你就插嘴?不見啊,老毛,我也老了,再玩個十年;十年,一天一個,一年也不過三百六十……

飛 (急脫) 陛下也得休息休息。

皇 (堅決) 一年三百六十個(向飛)休養五天,這樣十年才三千多個;比黃帝還遠呢!

小 (向外) 皇上不見。(又向內) 回陛下,牛宰相同馬將軍一定要見,說有緊要的軍情。

皇 軍情?軍情明天商議亦不要緊,反正我話也說完了;老毛,這碧玉你快快給我送

來。(向小二)要見,要見就叫他們快快進來,快快的講,快快的出去。嘿,多麻煩!

小 是,陛下。牛宰相,馬將軍,進來罷!陛下吩咐你快快的講,快快的出去。

〔牛馬二人上〕

〔皇一臂擁飛瓊一手拿碧玉的像。〕

牛 回陛下，馬將軍報告，說是匈奴已竟進了長城！涼州失守，要請陛下的示。

皇 那還了得！嘿，馬將軍，要你幹什麼的？

馬 〔跪一膝〕陛下，是臣子的罪。可是這幾年，國庫老不給錢糧。兵器也舊了，爛了。馬匹

也實在瘦得可憐，打仗使不上勁。

皇 你那十萬大兵呢？他們又不瘦，又不餓？

馬 他們一個月還沒有發棉衣，現在十月了；凍得就想往南邊跑！

皇 嘿，我又沒有不叫你發棉衣，難道要我自己去發？

牛 回，陛下，今年錢糧不足，所以棉衣還沒有預備！

皇 難道錢糧叫我自己去收？胡說！

牛 陛下，現在匈奴已竟進關了，總請陛下的示，臣子好辦。

皇 (慌) 你說怎麼辦？

牛 馬將軍有一個辦法，不知道陛下聽了興不興。馬將軍，你說。

皇 馬將軍，你說；嘿，快快的說。

馬 陛下。匈奴南下，到涼州。還沒有打仗，我的人馬就使喚不動，退出了涼州，臣子一看不好，立刻派人去見可汗，問他南下，究竟爲的什麼？可汗回話，說要是陛下能許給他宮裏的一兩個好姑娘，他就到北方去。可汗是還沒有娶親的！

牛 可汗的意思，就想和親！

皇 嘿，和親？難道你要把我生的公主，送到沙漠去？辦不到，別提，辦不到。

馬 陛下，匈奴的性子是直的。陛下祇要隨便在宮裏找一兩個姑娘，却同匈奴說「這就是公主」，可汗一定就快活了，就回北邊去了。

皇 難道你要我把飛瓊給他？你太糊塗了！匈奴有人跟着你來的嗎？

馬 左賢王現在宮門外頭。

皇 別讓他進來。牛宰相，你快給我想法子。老毛，你也幫幫忙。

毛 陛下，隨便給可汗一兩個女子，也得了。就是剛才講的碧玉，也還能去得！

皇 (看畫) 碧玉？碧玉？你捨得她？我可捨不得她！老毛，你好沒有良心？你的女兒也去得？

毛 陛下，可惜臣子的女兒太小，才十二歲！

〔此時碧玉忽從簾後出，跪皇前〕

碧 陛下，我就是碧玉，碧玉願意服侍陛下，一輩子服侍陛下！

皇 (凝視半晌，棄飛瓊，下几挽碧玉抱於懷) 碧玉，碧玉。你今晚到我那兒去，我那能讓你

到沙漠去！老毛，再別提了。

毛 是！(向碧) 恭喜小姐。

碧 (向毛) 毛先生，好沒有良心！

毛 並不是，小姐，我看陛下那麼着急，叫我想法子，所以隨便講一聲，難道真要請小姐去？像王昭君這種女人，才配去沙漠呢。(取畫)

皇 (取畫) 對呀，老毛講的對！牛宰相，你就去對左賢王講，我把王昭君配給可汗做太太。哈哈……王昭君……哈哈……

馬 陛下，可汗想和親，最好要鄭重其事的；可汗想要求親，許配一個公主的。陛下最好封王昭君一個名目。

牛 陛下，馬將軍講的對！

皇 你說叫我封王昭君做什麼？她配封什麼？哈哈……？

毛 就說公主的年紀都太小。封王昭君做郡主，嫁給可汗。

皇 對，老毛講的對！王昭君，嘿(取笑)郡主，哈哈……。

牛

陛下，可是左賢王也想見見陛下；陛下再把王昭君叫來，鄭重其事的讓他在陛下面前拿去，他們就真以為是郡主，不疑心。

皇

嘿，牛宰相，你怎麼專疑心我不鄭重其事的，我就把王昭君叫來，你去把左賢王叫來，（向小太監）你們去。

〔二太監應聲欲出〕

毛

（急留）慢着。陛下，亦許王昭君長的太不像，反倒叫可汗生氣，臣子的意思（將畫一推）求陛下換一個。

皇

不要緊，匈奴他懂得什麼？他不是要和親，要一個公主，郡主麼？我封王昭君做郡主，難道還不夠？（向太監）小二，你去。

小

是。

〔二太監出，毛極不安〕

君 昭

牛 陛下這麼一來，天下就又太平了。

皇 嘿，好法子，我這法子不差。（向牛）

飛 可是王昭君苦了。

皇 也不苦，她要在宮裏頭，不是總用不着的麼。她又不像碧玉！（向飛，碧）你們下去一

會兒，我就進後宮來。（二人出）（左賢王（大鬍子）止）

牛 左賢王，給大漢皇帝陛下叩頭！萬歲，萬歲，萬萬歲！

（叩頭）萬歲，萬歲，萬萬歲。

馬 起來。

皇 左賢王，你們匈奴爲什麼又胡鬧啦？

左 沒有胡鬧。

皇 那麼你們怎麼打破我的涼州府？

左 沒有打破涼州府，我們搶了。

（向牛）好胡塗，打破同搶還有分別！

牛 左賢王，我們陛下可憐你們可汗還沒有娶親。陛下也十分的喜歡你們的可汗，竟許把大郡主給可汗做夫人了，你快叩頭謝恩。回頭同郡主到北邊去，回沙漠去，千萬別再到長城邊上來。我們陛下說，這一次饒了你們。下一次再來，準教馬將軍把你們都細起來！

左 郡主在那裏？（四顧）可汗告訴我要一個好的！要不然就要搶你們京城。馬將軍細不了我！

牛 別胡說。

皇 郡主就快出來了。回頭你帶至沙漠去。一回兒我還叫馬將軍陪你吃飯，還叫他陪你玩幾天，等三天你就回去。嘿，快快的回去。

左 是。南邊的飯好吃，姑娘好。

馬 不要胡說。

左 是。

〔小二上〕

小 回陛下，王昭君來了。

皇 叫郡主（向小二搖手）聽見沒有？叫昭君郡主進來。

小 是（向內）郡主，陛下叫昭君郡主進來！

〔昭君同一宮婢上〕

昭 〔向皇跪〕陛下！

（凝視半晌，欲下几不得）嘿，這……（向毛）

牛 郡主好。

他 其 及 施 四

昭 謝謝好。

皇 這……。

牛 郡主，這就是左賢王，是可汗那邊來的。

昭 左賢王，你好。

〔左賢王不期然而然的起敬，跪下〕

左 郡主可好？

昭 很好！

皇 （強爲鎮定）昭君，咳，郡主。現在，國家多事，我把你配給可汗。

昭 謝謝陛下的好意！陛下要叫昭君到那兒去，昭君就到那兒去！（半晌）況且是爲着國家呢？

馬 郡主有見識，講的是！

皇 左賢王，你別三天就走。嘿，你等一個月再走。

左 陛下，那太久了，不成。

皇 (發急) 二十九天？

左 陛下，十天。

昭 陛下，就十天罷！昭君是總要走的！

皇 好，十天，十天。馬將軍你同左賢王玩玩去。

馬 是。

(馬左二人鞠躬去)

昭 昭君，(下几握昭手細視) 昭君，我害了你了。

那又怎麼害了昭君呢？昭君進宮來，一年多了，也沒有見陛下一面。今天忽然叫昭

君爲國家做事情，昭君實感激陛下！

皇 (向牛)那個不興。我不要昭君去，我要你們想旁的法子！老毛，你……你……(用指

直點毛之額)

〔毛跪下叩頭〕

皇 小二把他拉出去，砍了把頭髮起來！(指毛)你……

小 是，

〔小拉毛延壽出〕

皇 牛宰相，想一個法子。

牛 陛下，事情已竟做了，左賢王已竟看見了，怎麼辦呢？

皇 換一個人去換碧玉去！

牛 陛下！

皇 換韓飛瓊去，換我的長公主去！

昭 陛下，像昭君的多着呢！何必又失信呢？要是昭君去了，能叫匈奴回到沙漠去，這不

是昭君能爲陛下出力麼？陛下，請你不要因爲一個女人，失信於天下，叫匈奴也瞧不起中國！

皇 （現驚奇狀）昭君，難道你念了書？念了好書？

昭 是的，昭君的家是念書人的家。請陛下就定了罷！

皇 （現佩服狀）好好。我配不上你，我反害了你！

昭 謝謝陛下，昭君總盡心的不叫可汗到南邊來！

牛 郡主救了多少性命。

皇 嘿，昭君，你叫可汗帶你一起到南邊來，讓我天天能看見你；嘿，死幾千百姓算什麼

的？昭君，我不要去。

昭 陛下，昭君告辭了！

〔昭君下〕

皇 不興。(大叫)不興，從這個時候到你走的時候，我得天天陪着你！(對牛)毛延壽，你

……好！

牛 陛下，請進去罷！

皇 (兩手向天)嘿，天下沒有一個可以相信的人，我眼看著「千古的美人」跑出宮去？！
去嘿！

(幕落)

(註)昭君語氣，應莊嚴靜默，含怨而不憤，帶悲而不愁，有決心而不亂，似以千言萬語，蓄積於數言之內。

第二幕 沙漠一角 燕然銘碑側 傍晚

〔後方一二沙堆成的小山，山後日光顯着黃色沙漠的反照。山前靠右一點是一塊大碑，這就是燕然銘碑。滿臺都是黃色的沙，間有幾叢枯草。幕啓時一小蒙古（甲）約十五六坐在碑旁。〕

甲 班小子，班小子（作口音呼聲）

〔班小子，又一小蒙古約十七八，手拿胡琴從山後上，與甲並坐。〕

班 葛根，來了，來了。

〔兩人坐下，班調胡琴不成調。〕

甲 你手裏的東西怪討厭，我們談談。

班 別多講話，葛根，我爸爸告我，長城旁邊是有鬼的。

甲 在那兒？我瞧不見。

班 （指臺左遠處） 那兒，長城旁邊。

甲 (看了半天) 沒有,

你真傻, 鬼是看不見的。

我就看見遠遠的長城。

班 (半晌) 講起長城, 這大玩意兒, 真是古怪東西。

甲 那不是古時候南方的蠻子皇帝造的嗎?

班 沒有的話。古時候蠻子皇帝沒有造長城。他坐在紫禁城裏有一天, 因為聽說咱們的老祖宗常常搶他的百姓, 他氣了, 鼓着一口氣, 向着天喊道「給我造一條長城」! 到明天, 長城就造好了!

甲 那麼長城是誰造的?

班 天造的!

甲 不對, 不對, 是孟姜女的丈夫造的。

班 你怎麼知道呢？

甲 去年我的爸爸講，「長城可了不得呀，」孟姜女的丈夫造好了長城，想要回到南邊去，可是剛剛走了兩步，還沒有進城門洞呢。噫爾，長城就把他吞下去了！

班 啊唷！

甲 （高興）還沒講完啦。孟姜女聽說丈夫被長城吞下去了，遠遠的從南邊趕來。兩隻手打着城牆直哭，要長城吐出她的丈夫。你說。噫喇喇長城又開了一個大口子，把孟姜女的丈夫一擲，擲過了一個山頭！噫喇喇，長城又站起來了，口子又沒有了。

班 孟姜夫的丈夫呢？

甲 什麼丈夫不丈夫的，長城早把他吃了，祇剩下一把骨頭！

班 （看遠處）我說，葛根，這長城真可怕，一條長蛇似的。你說他是活的，我又沒有見他動過。你說他是死的，他又從這一個山頭爬到那一個山頭，那一個山頭再爬上又

甲 一個山頭。葛根，有一天我騎着馬沿他在外邊走，走了二百多里地，也沒有追過他！你可別走近他！我的爸爸不是那麼死的！今年可汗下來了，我們跟着來，我爸爸看了長城，先放了一箭。走到牆根就想爬上去。那兒知道還沒有爬一半兒呢，長城，他下了一塊磚，把我爸爸砸死了。

班 我聽說長城得有城門的地方，才能進去。

甲 有城門的地方也不好走的。蠻子進得去，我們蒙古可進不去。

班 可是咱們的可汗不進去了？他向我爸爸說，只要緊緊的跟着蠻子的馬，就能進去。到了城門口，我爸爸不知怎麼，退遠了些，還給可汗好罵。

甲 你爸爸進去沒有？

班 進去了！

甲 看見什麼沒有？

班 沒有，他是閉着眼睛進去的！

甲 可是我聽見一個法子，可以平平安安的進長城。

班 怎麼呢？

甲 娶一個蠻子媳婦，你騎着馬走到長城旁邊兒，就拚命的叫喚着：「我娶的是蠻子媳婦！我的媳婦是蠻子！」長城就不打你，不害你。

班 我知道了，所以咱們可汗要娶蠻子媳婦，什麼公主郡主的。

甲 對了，聽說今天就到呢！我也想要一個蠻子媳婦，可娶不起。

班 咱們兩人合起來娶一個。

甲 可是，蠻子媳婦麻煩着呢，又不會看牛，又不會放羊，又不會騎馬。三天倒有兩天病着的。

班 那麼她們幹什麼呢？

甲 吃飯睡覺吵架。

班 我們要有一個蟹子媳婦，不糟了嗎？

甲 不糟，不糟，（拍胸）我們可以過長城（指遠處）過長城！

班 我不過去了，我不是蟹子媳婦。

甲 得，我們也討不着。誰給我誰來給你？我們得搶，搶！

班 對，搶，咱們搶去。

〔忽二人遠視不動輕語指長城處〕

班 那一堆，不是長城的鬼？

甲 （湊緊班）不要叫，咱們看看，要真是鬼，咱們就跑。

班 你看，那一個騎白馬的，穿的白衣服，被風吹的亂動，好害怕。

〔兩人又凝視半晌〕

甲 不是鬼。你不看見那騎紅馬的鬍子？那不是左賢王嗎？

班 是，是左賢王！那穿白的，葛根，像女人似的。

甲 許是蠻子的什麼郡主罷！

班 現在可看清楚了。是女人，可是她穿的衣服，怎麼被風吹得那麼利害？把身子裹得緊緊的，愈顯得好看，好像不會穿衣服似的。

甲 別胡說。回頭可汗聽見了，長城捶死你。傻子，郡主穿的叫綢子，懂不懂？叫綢子。

班 你怎麼知道？

甲 (驕) 我爸爸去年，搶了好些個，他說叫綢子，給我媽披上了，三天就壞了！

班 那麼這沒有羊皮結實？

甲 傻子，當然沒有羊皮結實，好看不中用。班小子，他們來得近了。我們向可汗報信去，還許有賞呢！

班

對，咱們快走。

〔二人爬山後去，二匈奴兵上，隨後昭君同二漢女及左賢王上〕

〔左取一氈毯爲昭君鋪於碑下石上〕

左

郡主，走了一天，累了罷。

昭

到亦不見得十分累（坐下微歎，實在有一點累，臉帶愁）可是（指遠處）那些大漢的兵，真累了，所以回去了。

左

（得意的搖頭）郡主，不是的，不是的，漢兵不敢出長城的城門！

昭

（搖頭）我不信，左賢王，我不信。

左

是，郡主不信。

昭

（帶不耐之音）左賢王，我們走了一個月，才到了。我的馬也瘦了；我這兩個小妹妹也乏了。今天可好了。（半晌）左賢王，可汗，他，他有鬍子沒有。

左 可汗還不到三十歲呢，沒有鬍子，愛打獵。

昭 還愛什麼呢？

左 （半晌忽悟）郡主，可汗向來……呵……向來不愛女人。

昭 （好笑）我又沒有問你。

左 （躬身）是，郡主。

昭 咳，左賢王，我們不已竟到家了麼？可是我的家，在那兒呢？

左 郡主（伸手指一轉）這都是可汗的家，這也就都是郡主的家。一直的往北，也不

知道多遠。向南；到長城。現在又過了長城，都是郡主的家。

昭 不是那樣講。長城以南，是我的老家，是的，（出神）是我的老家。

左 郡主，你不要想你的老家罷！想他，也是無用。郡主，這兩個多月，我陪伴着郡主，我看

見郡主的悲傷，我的心，也碎了！

昭

那亦何必呢？左賢王，只要你能勸住可汗，在我活着的時候，不去同漢朝爭奪。那麼就是我這一輩子，回不了家鄉，我也永遠的感激你，也不枉我這一輩子的苦惱。左賢王，你陪着我走了兩個多月，也該知道我的心了。

左

（感動）郡主講得對。我准勸着可汗。但是，我總勸郡主不要太悲傷。郡主，你還沒有看見可汗呢。我們的可汗，郡主，你還沒有見着啊。咳（摸鬍子）那樣的勇敢，待底下又好，又和氣，又威嚴。郡主，他同你真是一對。

昭

是的麼（半晌）那——就好了！

左

真的，就是他不比你們南方人的柔軟。亦許剛強些。

昭

是的（半晌）剛強些。剛強些亦好。

左

是。

昭

那麼可汗，他難道儘一個人孤單的住着？

左 他也不孤單呢，他一天騎騎馬，打獵，看看我們。可是，有的時候，大沙漠裏頭好月亮，

我們常常看見他獨自在沙漠裏走着，有人還聽見他微微的歎氣呢。所以，有一天，我同他講着說：「可汗，我也老了，很想替沙漠爭口氣。現在漢朝是一百個不中用，我們到南方去，打他幾個城池，也顯得可汗的威武。」他說：「左賢王講的對」於是我們就一口氣下了涼州（換鬍子）漢朝的兵直往後退。我們把涼州搶了希光。

（半晌）原來如此。那麼大漢的兵，沒有打？

沒有，郡主，他們……不敢。

（半晌）左賢王，我終有點兒不相信。難道他們因為打不過，所以才叫我來？一個女人來？

（躬身）是，郡主。

（乏，以身靠碑）好大一塊碑。

左 昭

這是燕然銘碑，（指後方）這就是燕然山。

（忽然似觸電一般，起立向碑指着）這——這就是燕然碑？燕然碑？

〔諸人預備飲食〕

左 昭

是的。

昭

（撫碑深思）燕然碑！

〔忽然似受大刺激似的〕

燕然碑，燕然碑。你有一百多年了，我到要問問你。你這一百多年看見些什麼哈哈，今天看見我一個——王昭君！（又輕）是的，是的，爲了你這一塊石頭，要放你在胭脂山上，也不知流了多少血，乾了多少眼淚，你說，值得不值得？（又重）我說值得的，燕然碑！那一個忠心，那一點點愛國，義氣，英雄，不是被迫出來的？（又輕）可是今天（指着長城方面）今天，大漢的兵在那裏？那裏來的，走過你的，到北方去的，是一個女

人，向來沒有出過閨門的小女人！（又重）哈哈，我，王昭君，帶着大漢的威嚴；燕然碑，你——不用發愁！我給你，大漢的威嚴！（半响）（又輕輕底）燕然碑，你知道王昭君麼，你要我告訴你今天的大漢麼？大漢皇帝麼？王昭君，從家裏被（譏）威勢，拉到宮裏，拋棄了爺娘，拋棄了弟妹，拋棄了家鄉，拋棄了這一輩子，——可愛的年青，死死的活埋在宮裏。受毛延壽的侮辱，這個妃子的妒忌，那個宮娥的譏諷。爲的是要去陪着，你大漢的皇帝，可陪不上大漢的皇帝！燕然碑，聽見沒有，大漢的皇帝的威權？（又重）可是紅牆埋不了我的紅顏，也是運氣，也算苦惱；燕然碑，我今天碰着你！（又輕）我不是一個女英雄，我是一個未出閨門的小姐，燕然碑，我愁着想我的將來；來，你告訴我，我將來是怎樣一個結局？燕然碑，可汗，（輕顫的）可汗是怎樣一個人？是什麼樣的性情？我天天在愁着，在自己愁着，夢着，想着。今天我可得問問你！（重）是不是，我從大漢宮裏做奴隸，又搬到可汗手裏做奴隸，（又輕）是不是，可汗

左 昭

喜歡我同喜歡他的好馬，好狗一樣？燕然碑！可汗，他究竟能不能喜歡我，永久的喜歡我？（極輕）他能不能愛我？

（極溫柔慰藉）郡主今天真累了，又傷心起來了！歇歇罷，郡主，今天的北風利害呵！謝謝你，左賢王，我看着你的有禮貌，你能體諒人家的苦處：我想可汗一定是一個英雄！（向燕然山）（披襟）北風啊，北風，祇有你能再吹進了長城，你把我的心，吹還我的爸娘，吹還我的家鄉！（悲）吹罷，吹！我跟你去，我跟着你——回去。（又向碑）燕然碑，你真是大漢立的麼？爲什麼今天的大漢皇帝不能保護你呢？非但不能保護你，他爲什麼還葬送了我呢？（忽發怒推碑）燕然碑，這兒沒有大漢的威風，我要推倒你，推倒你推倒你！

〔二侍女棄飯具上〕

一 郡主，不要悲傷罷，不要悲傷。回頭可汗就到了，左賢王已竟派人去接呢！

二 郡主，要是你太悲傷了，弄壞了身體，叫我們怎麼辦呢？

左 (慘) 對了，郡主，叫我們怎麼辦呢，好孩子，你們勸勸郡主。

(昭君爲兩女扶持，默坐碑側，微噙泣) (遠處胡笳聲)

左 郡主，不要悲傷了；鎮定些，可汗就快來了。郡主，你看，太陽快落山了，這長城的影子多大，多黑。

(笳聲漸近)

昭 這是什麼？

左 可汗的胡笳 (現不安貌) 郡主，請你鎮定些。

(半驚) 可汗，可汗就來了麼；就來了麼；

左 是的。

(可汗從山後上，左迎之)

西 施 及 其 他

可 (滿是高興) 「哈嘰」左賢王

左 (行禮) 可汗好?

可 好, 你好? 郡主呢? 郡主呢?

[走向碑前昭君坐處, 昭君不自主的起立]

左 可汗, 這是郡主, 昭君郡主。

可 (目注昭君)(不自主的念) 昭君郡主。昭君。

[昭君與可汗, 相隔數步, 對視半晌, 忽各走近。]

[可汗默默的把昭君手約一分半鐘]

可 昭君!

昭 可汗!

[可汗手推昭君凝視]

可 昭君，你怎麼哭啦？

昭 （裝笑，可拭眼）我沒有哭！

可 我說差了。昭君（溫柔）那麼你為什麼傷心啦？

昭 （誠摯）一個小女人，跑的多麼遠的，連一個人也不認識，無依無靠的。可汗，你怎麼叫她能不傷心？

可 昭君，不要傷心，有我呢。我們今天晚上就成親，昭君你說，好不好？你不嫌我太性急麼？

昭 （觀可汗半晌）好的，我們今天晚上就成親。

可 （尋思）昭君，你——你怕我麼？你怕沒有依靠麼？（堅決）昭君，（指着長城）一出了長城，這大沙漠，就包含着自由。老天爺，他知道我們都是他的孩子。要是誰蒙着良心，做了虧心事，天知道。天報應。昭君，你信我的話嗎？

昭 我信你的話？

可 (向左) 左賢王，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左 可汗對。

昭 (坐下) 這風真大。(裹緊些衣裳)

左 (立刻把外衣脫下) 昭君，裹上。(又溫柔的) 昭君，回頭——你受涼了，不好。你——裹上我的衣服。

昭 我不要。

可 (又想自己披上，忽替昭君裹上) 你裹上！

(昭君不由自主的讓可汗把衣服披上)

可 (想一會) 昭君，你這兒住得慣麼？

昭 怎麼住不慣呢？

君 昭

可 (忽然向左) 左賢王，你明天帶些人馬，給我到關裏搶點昭君用得着的東西來。

左 是。

昭 (連忙) 可汗，搶來的東西，我不要。你不是同大漢和親麼？怎麼又去搶東西呢？大漢皇帝不又要生氣嗎？

可 大漢皇帝生氣？(憤) 難道我怕大漢皇帝生氣？

昭 (知話講錯) 不是，可汗，你願意我傷心嗎？

可 我不要吃你傷心，也不要你生氣。左賢王，明天你就別去，叫他們都別去。告訴他們誰叫昭君傷心的，我一起不答應。

左 是。

可 (想講話) 昭君，我明天教你騎馬，(忽又向左) 你對我講，昭君剛才爲着什麼傷心呢？

左 可汗，郡主看了這燕然碑，就傷心。

可 (以足踢碑) 你這個東西叫昭君傷心？昭君回頭我叫人把他打碎，打的粉碎。我不要。我並不是爲他傷心。剛才不告訴你了嗎，我是想着沒有依靠，才哭呢。

昭 可 (天真的) 原來你真哭了。昭君，你以後別哭；你再哭，不就好像笑我沒有勇氣，不能保護你？

昭 好。

(遠處又聞笳聲，一蒙古從山後上)

蒙 可汗，有漢兵出了長城，向這兒來。
可 真的？

(諸人都望着長城)

可 (一手抱昭君) 左賢王，帶些人去看看。

君 昭

昭 可汗(求)千萬別打他們；可汗，別打他們！

可 不打，左賢王去看看。

左 是。

〔左同蒙古下〕

可 (仍抱昭君向長城望) 人數是不多。昭君，許是給你送東西來的罷。

昭 (搖頭) 不見得，他們不會那麼想的；

可 難道，昭君，他們，大漢皇帝，就能忘了你？

昭 忘了我，可汗，你不知道大漢皇帝！

〔左賢王同馬將軍上〕

馬 可汗好？

可 呵，原來是馬將軍，今天居然到這兒來。

馬 是的。可汗，我奉了大漢皇帝的話，問候可汗好。還帶了一千匹綢子，一百匹好馬，也是皇帝送給可汗的。

可 這個，給我回大漢皇帝的話，說我謝謝他。這綢子來的正好，可以給昭君做衣裳。好馬呢，我們有的是，你們大漢留着用罷。我們既然和親，昭君也說住得慣，我心裏也喜歡。回頭你們馬匹不夠用，我倒可以幫忙。馬將軍，你就同大漢皇帝說，我謝謝他。是，可汗，不過皇帝還有一件事情求可汗。

可 什麼事情？

馬 求可汗把昭君放回中國，大漢皇帝已竟又送十個美女給可汗，不久就到長城！

可 (疑惑) 這話，怎麼講法。

馬 可汗，就是換一換的意思。

可 胡說。昭君也可以換？

左
胡說。

馬 這，這是皇帝的意思，並不是我的意思，請你不要生氣。

可 生氣？馬將軍，你去告訴你們的皇帝，不要鬧笑話！我可汗是怎樣的人？難道你們跑

回去的時候還不會明白？昭君又是怎樣底人，大漢皇帝坐在宮裏（譏諷）他竟不

知道。我雖然今天頭一次見着昭君，我，我可知道她。她，昭君郡主，就同我在沙漠裏

月亮底下想念着的那一個一樣。就是不會騎馬，我也能教郡主騎馬。馬將軍，你們

大漢皇帝這種糊塗，簡直是笑話。叫昭君也生氣。（踢燕然碑）哈哈，你這孤零的燕

然碑，可曾聽見你子孫的話？要不是爲着昭君，爲着郡主，我也就不替你留一個面

子，今晚就把你打爛了！我不打爛你，我到要你看看你的子孫還能做些什麼！左

賢王，送馬將軍回去。

是。

〔左馬二人下〕

可 昭君，你可（輕柔）沒有生氣。

昭 從此，我也不能再想着家鄉。他們還這樣對我！把我當做一件東西。

可 我們不要再想他。

可 （此時方似見着還有旁人，指二女）這，是你帶來的嗎？

昭 是我從大漢宮裏帶來的！

可 對了，我還沒有問你大漢的宮殿呢。大漢皇帝，他——（想着要用適當的字）愛你不愛你？

昭 （搖頭）他不愛我。

可 我聽說他——專喜歡女人。

昭 那個——我們何必管他呢！可汗，我累了，我們回去罷！

可 你累了？（抱昭君於臂上）我抱你回去。

昭 （嬌）我不要。（可是實在要，以臂圍可汗頸）

「可汗抱昭君向山後走。」

可 你好似我的長城，把我的心都圍起來了！

昭 （嬌笑）那我還是大漢的長城呢，我不要你到南方去！

「諸人等俱向山後」〔聞胡笳聲〕

（幕落）

（註）（一）跋涉長途的昭君，到了目的地，想着過去，怕着將來，女人到了這種地步，只
要有一條能發洩的路，沒有不把一切的愁，怨，忿，恨，害怕，完全發洩的。

（二）可汗是一個天真的沙漠之王，而含有極上等，極高貴的性情。要知道他是
第一次遇見真真的愛，所以他的言語舉止要弄得很有趣，可不是俗氣的

小丑！他是慣於發命令的人，那麼，他有時免不了有一種甜蜜的唐突，這種唐突是女人最喜歡的。

第三幕 漢帝寢所 下午將晚時

〔漢帝寢疾，躺床上。床邊一小几置藥餌。臺一方有一長椅（沙發式的，不過要知道是漢朝，不是中華民國！）臺後床腳處有三梯級，通又一室，而隔以朱紅之簾，不啓。臺景應作深色。漢帝衣寢服，裹龍被。碧玉仍是濃裝。藥几上置一錦匣，開一面，內盛毛延壽首級。〕

（走近皇側）陛下，陛下。

〔皇轉側，微張眼，暈過去似的。〕（半晌）（碧走回坐長椅上，搖頭，向右門簾外暗示，搖

手。

碧 (一回兒,又走近皇側)陛下,陛下。

〔皇不動,忽轉側向內。〕〔碧默視一會,走至右門簾側,微啓。〕

碧 (輕輕的)進來!

〔一小白臉式的人進來,卽太子。〕

太 怎樣了?

碧 他(輕)暈過去了。

太 好姊姊,讓他暈過去,我們玩玩。

碧 (十分靠近太子)(淫笑)殿下也犯着同皇上一樣的毛病,太愛玩兒。我可不再同你玩了。回頭你又病着,要怪我。

太 (攙碧)我怪你?祇要你不怪我,我死了也願意!這(指皇)一把老骨頭我不怕。一把

老骨頭，他不知道曾經抱過多少的美女，享過多少福！貴妃，我的碧玉，誰都要變一把老骨頭的！我們得在變成一把老骨頭以前，好好的樂。

（撫太子髮）你真是你父親的兒子！

（喜）不敢當，不敢當。我對於這一道，尋快樂，恐怕我還能教訓教訓他！

（打太子）別胡說了，他還沒有過去呢！回頭他的病有了轉機，好了。要是他聽見我們今天的話，他可會重重的教訓你。

（搖頭）不要害怕，他是不中用的了，我就等着那迴光反照。到了那個時候，我可就（歡喜）了不得了。碧玉，你先叫我做一聲「陛下」。

我不敢。

你要不叫回頭他死了我把你去殉葬！

（害怕）（輕輕的跪一膝，把頭置太子膝上，哀求）陛下，難道你同他一樣的沒有恩義？

真要把我活埋？

太 (微笑) 那兒，我不過哄着你叫我一聲，別怕，碧玉，我把這毛延壽的頭給他殉葬。一

起的宮女，是他的，就是我的。

碧 反正，他早就把我們都忘了。前幾天他還沒有暈過去，能講話的時候，整天就念着

王昭君。

太 讓他念去！可是碧玉這不是，王昭君已竟去了六年了麼？那個時光，我才十三歲，不

懂人事，她就去了，你說可惜不可惜？把一朵鮮花活埋在沙漠裏頭？(指) 這一把老

骨頭，真糊塗！

碧 倒也不是他糊塗，是毛延壽太壞了。不過，就是王昭君在宮裏頭，到今天這種光景，

你可也拿不到手。

太 爲什麼？

碧 王昭君不比我。殿下，他是個有貞操的，有勇氣的女郎。

太 你怎麼知道？

碧 讓我告訴殿下罷，王昭君的到沙漠去，因為她打了毛延壽一個嘴巴。（指毛頭）
太 怎麼呢？

碧 因為毛延壽是一個淫棍，想佔昭君的便宜！

〔此時皇忽微吁。〕

太 （略側視）別理他，我們講下去。

碧 （走向床側）（輕）不興（向皇）陛下，陛下。

〔皇又轉側向外，但目已不張開。〕

太 他是糊塗了，（近前）別驚動他。好姊姊，我們樂一下子。

〔碧被太子挽向長椅〕

〔此時臺後床脚處較高小門之朱簾忽輕微慢慢的半啓，王昭君的神魂全身穿白的忽現，兩人正背着胡鬧，不曾注意。皇忽咳嗽。〕

〔二人急走至皇側，王昭君之魂又不見，朱簾仍閉。〕

太 陛下，陛下。

碧 陛下，陛下。

〔皇又轉側，向內暈去。〕

太 (輕輕的) 真會胡鬧，好姊姊，我們樂一下子。

碧 (推他) 不興，你何必這麼忙？這一會兒，我也得學學王昭君的堅貞！

太 還要王昭君，王昭君的告訴你罷，王昭君已竟死了，已竟死了半年多！因為(指皇)

他病了，所以我始終沒有提起。

碧 這是真的麼？她怎麼死的呢？她這一輩子，不太苦麼？

太 苦到也不苦，可汗待她好極了，她也喜歡可汗。所以我們這幾年從沒有匈奴南下的消息，連長城倒了幾處也不用重築。王昭君聽說她真愛上了可汗呢。她真真是
一個奇女子。

碧 可汗愛她，那麼她怎樣又死了呢？她還不到三十歲？

太 馬將軍報告說：可汗去年冬天從馬上掉下來，死了。到今年春天，王昭君也因爲悲傷死了。現在已竟五六個月了，時時刻刻，不一定匈奴又要下來搶呢？

碧 真真可憐。一個女子的漂泊，比男子還苦惱。

太 得我們管他幹什麼？死了就完了。難道她還真真有靈魂？好姊姊，我們樂一下子！

〔太子正又要拉碧玉，仍背着後面之簾，忽昭君魂又微啓簾幕，此次全身畢現，燈光轉綠。皇又大咳，轉側，似欲起立向昭君處。昭君完全不動，兩目先注毛延壽之頭，忽又注皇，半晌。太子碧玉二人始覺不安，回身向皇床側。昭君魂又隱。〕

碧 陛下。

〔皇又昏去〕

太 〔停一會〕得，臨死還要胡鬧。碧玉我們上那屋裏去玩。〔拉碧玉從右門出〕

〔此時床後門簾忽大開，昭君魂無聲的走下；至皇床側，默立一會。右門外吹入一片笑聲。〕

昭 〔輕幽的〕陛下，〔皇忽咳〕

〔二停〕陛下。

〔皇正臥，忽張目，視昭君半晌，似欲起坐。〕

昭 皇 誰？

陛下，是王昭君。陛下難道已竟忘了王昭君麼？

〔以支離的手拭目〕沒有，嘿，沒有的事。王昭君，你回來了麼？

皇 昭 是的，陛下，我回來了。聽說你病了，我來——安慰，安慰，你！

昭君？你幾時回來的？他們爲何不早早告訴我呢？（因病弱，故又一停）昭君，要是你早回來兩個月，我不是連病都沒有了？（又一停）你看，（支離着半坐）你看，你一來，我的病不就好了一半兒了麼？

皇 昭 但願陛下，不要着急，好好的養着，自有那一天。

那一天好麼。啊，好，我真快樂！昭君，你走近些。（一晌）昭君，你爲什麼回來啦？可汗待你不好麼，他不喜歡你嗎。嘿，這野人真豈有此理。

皇 昭 （忽發怒）陛下，你錯了！（又自抑）我是回來安慰你的。告訴你罷。可汗真愛我。可是，（悲）他，他死了！

皇 可汗死了？那麼你不是可以長住在宮裏頭，等我病好了，咱們一塊兒玩。嘿，我正痛快。

昭 (苦笑) 哈哈哈哈哈, (談旁的事) (指毛頭之匣) 這不是毛先生嗎?

皇 這是毛先生, 老毛, 我的好朋友。昭君你要知道, 他是我頂頂相信的人。可是他也曾經沒了良心欺騙我。(一停) 嘿, 他活着, 是靠不住。現在我又捨不得他。哈哈, 昭君。我這老朋友現在老實了。我無聊的時候, 同他談談, 他從不說違拗我一句, 現在他真是忠心, 真是靠得住。嘿, 比我的兒子, 好多了!

〔右門簾外傳來一陣呼笑聲〕

皇 (靜聽一刻) 讓他去, 讓他們去鬧, 昭君祇要有你陪着我, 旁的我什麼也不管。

昭 (忽然正色) 陛下, 你難道不知道, 我是個有夫之婦麼?

皇 嘿, 有夫之婦? 有夫之婦! 我還不是有婦之夫? 昭君, 這些東西, 咱們談不到! 聖人的禮教是拿來管老百姓的。祇要你長的美, 祇要我是當今的天子, 咱們別管這一套。當然, 要是你是一個閨女, 我就更喜歡了; 你現在不是閨女, 嘿, 也沒有什麼的。

昭

(怒怨) 天子，當今的天子(譏)哈哈，大漢皇帝，我告訴你！我告訴你。你，配當老天爺的兒子？可汗同我才是老天爺的子女！(指着毛的頭，又指着皇) 你們兩個是一對淫棍！

你們，活的時候無惡不作，一面拿禮教來壓着小百姓，叫他們把有點顏色的子女給你，做忠心的表現。一面你們連禽獸都不如，把這些有點顏色的女子來糟蹋！你還想活着再來侮辱我？我可不能！

(此時外邊笑聲大作！)

皇

昭君(疑惑) 你瘋了麼？(自己摸頭) 是我做夢麼？

昭

是你做你最末了的一個夢！(指右門外) 你聽，聽，老頭兒，你聽聽，你還活着，你那兒子已竟同你的新貴妃好樂呢？

皇

(一陣難過) 啊，這也是一輩子。昭君，你爲什麼罵人，你以爲我喜歡你到極點了，連

昭

罵我都不緊？你別想錯了。

（自言）碧玉也是可憐，韓飛瓊是更可憐了，被拋棄了，快殉葬了，我在窗縫裏看她在哭呢；這，這是女子的下場？男子能隨便的要一個，拋一個的；把女子做玩意兒。女子可得守着禮教。中心的痛苦，還得裝着微笑！就像碧玉，她也何嘗想要這麼淫蕩，她何嘗因為淫蕩享過了福？這都是要想法子解除心中的害怕，來敷衍着這豬狗似的大漢皇帝，和大漢皇帝的正統！老頭兒！（深幽的）你別看錯了人。我不是王昭君。我是王昭君的靈魂！

〔昭君魂注視皇帝半晌，忽慢慢的輕輕的退上臺級，背着門簾站住〕

（駭的不能成聲）喔……

昭 皇

老頭兒，我本來想回來勸勸你，安慰安慰你，那兒知道這六年來，除了殺死一個毛延壽以外，你還同從前一樣！犧牲一個小女子去抵抗匈奴，是多麼可羞恥的一件

事！幸而，匈奴這六年不會下來。你再想想，一個小女人能爲大漢抵禦了匈奴；你們豈不應該更當慚愧？我這六年天天就盼望你們要自強，因爲我知道我的命是活不長的！我今天，是爲着大漢的人民，爲着我的爹娘，我的家鄉，要來告訴你；告訴你匈奴的兵快就要南下了。那兒知道你一看見我還是這一套！

〔此時碧玉太子二人帶笑攜手入，未注意台後門〕

太 看看他過去沒有？剛才好像譏哩咕嚕的，忽然又不響了。

碧 陛下！

〔兩人俯着看皇帝，但見皇帝兩眼死釘着臺後門上，二人視線隨之，見昭君魂皆退縮幾步，不能成聲。〕〔昭君魂又隱〕

小 （下面聲音）我告訴你們陛下病了，不見，不見，你還要胡鬧進來？
牛 不見也得見，陛下，回陛下。

牛 〔牛馬上，見皇瞪目之狀，吃驚。牛走至榻前，輕呼，
陛下。〕

皇 〔皇注目視牛，皇太子及碧玉至床側撫皇〕

皇 〔似醒〕嘿，好糊塗，〔半晌〕牛宰相，幹什麼？

牛 回陛下，馬將軍回來了。

皇 〔驚〕嘿，馬將軍回來了？他回來幹麼叫他來。

〔牛示意於馬，馬走至榻前〕

馬 回陛下，匈奴又進關了，小可汗帶着十萬人馬，前晚忽然的下了涼州，小的沒有法子，跑回來報告。王昭君，是真死了。

皇 〔急極，掙扎起坐〕嘿，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嘿，馬將軍，王昭君，她真死了嗎？我可真
〔目視昭君魂處〕〔要慢〕見了，真見了鬼！

〔皇微微喘息，諸人皆上〕〔靜默半晌〕

牛 陛下？

馬 〔觀察〕陛下過去了。

〔諸人略視一會，牛忽向皇太子跪下〕

牛 殿下，陛下過去了，請殿下到殿上去，接受寶位，商議事情。

太 〔搖手〕慢着，我先封你們一封。〔向碧玉〕碧玉，過來，我封你做啊，做個富貴文雅的妃子罷！

碧 〔跪下〕謝謝陛下。〔起來〕

〔此時昭君忽又現出全身，諸人若有吸力被吸似的俱向着她，駭得不能言。〕

昭 碧玉妹妹，認識我麼？我是王昭君，王昭君之魂！

碧 〔怕〕你……你……來幹什麼呢？

昭

(輕而慈) 妹妹，你不要怕我，我從沙漠來；乘着北風。

〔此時外面又現嘈雜聲，小二攔着牛宰相馬將軍上〕

過了長城，爲的是有點點事情告訴你。(向太子) 你聽着。匈奴的兵不久就要過居庸關了。現在要好好的安排着抵禦，還來得及！

〔停半響〕(向太子)

你要知道，王昭君祇有一個，我的可汗也祇有一個。現在都死了。匈奴是匈奴，沒有不想往南來的，要是大漢再不爭一口氣，我的墓墳(悲向碧玉) 妹妹，可抵擋不住匈奴南下的馬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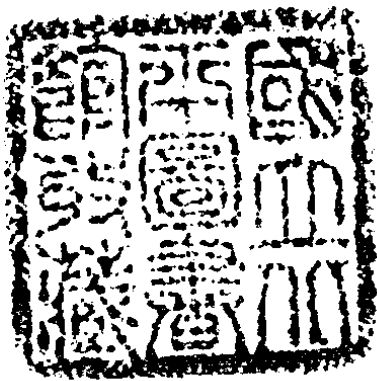
(向碧玉)

妹妹，我可憐你，我們做一輩子女子，你的道兒還比我的難走。我不能責備你，你連我在沙漠享受的自由都沒有，妹妹，保重些。(向太子) 你這小孩子，學好些！(向牛馬)

你們要知道啊，忠心得先報國！

〔此時昭君魂復從門後退出，諸人驚訝！〕

（幕落）



八九六上

西施及其他一冊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海樵

五

館

及各埠
印書館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本書校對者 龍旭樸）

中華民國

拾貳年